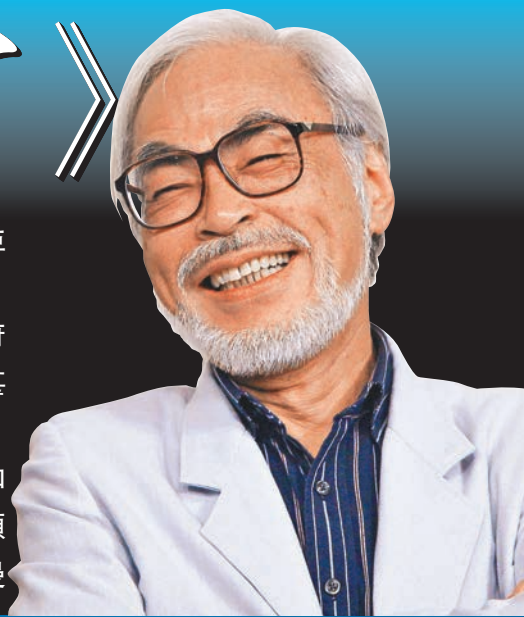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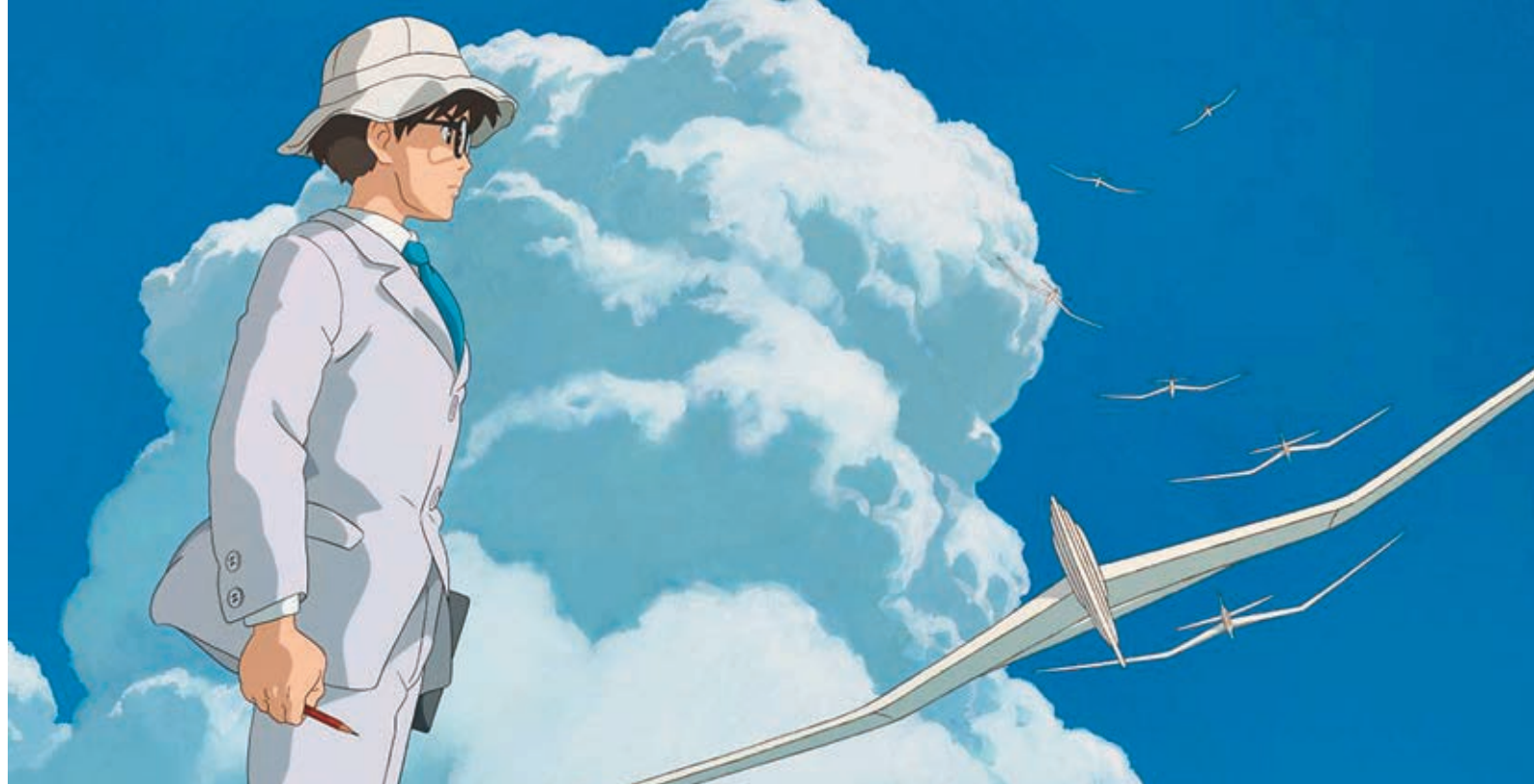


美在日常與佛理中 宮崎駿《風起了》



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睽違5年的封筆動畫新作《風起了》在日本票房大熱，並入圍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，當中涉及警惕日本「民族主義」和「戰爭風險」的主題，再加上宮崎駿先後批評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修憲提議，以及敦促日本政府對二戰慰安婦問題「必須明確道歉並妥善賠償」而遭日本右翼炮轟，日本網民甚至罵他是「反日賣國賊」。

在種種負面新聞下催生的《風起了》飽受爭議和攻擊自然不過，大凡藝術家和藝術品的生命必然存在爭議性。然而宮崎駿的《風起了》，卻在無情戰火中彰顯宮崎駿追尋藝術境界的二元思維、日常美學與佛理的融合之美。 文：張心曼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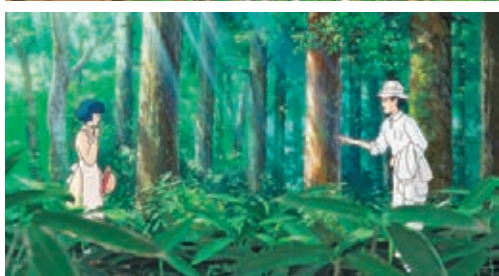
天地之大美，在於慈悲與包容。《風起了》鋪展出一片綠意活潑的田園風景，奔馳的火車，風起時樹葉飄揚的輕盈，在戰火連連的沉重生活中教會人們去欣賞痛苦中的天地之美，找到繼續生活下去的勇氣。如何在《風起了》中領悟生活的詩意與悲傷，如一條時而洶湧澎湃，時而寧謐深沉的人生之河，以寧靜和諧之心找到彼岸的風華，這是走到晚年的宮崎駿以《風起了》之名，借成人的童話，向世人打下的一劑警世之針，入心入肺。或許有影評人會批評宮崎駿為了一個「美」字刻意掩蓋「戰爭」的殘酷，其實無非是再次證明了境界與格局造就不同的審美觀。

以「風」言志

宮崎駿十分鐘愛寬禪師的「天上大風」，片中出現在三菱工廠與堀越二郎主管黑川家中，但這兩幅均出自鈴木木之手。一個飽經風霜、看透世情的老人，走在殘酷的戰爭鋼絲邊緣，且行且歌，帶着一颗堅毅包容之心，把德川幕府後期高僧、詩人、書法家良寬禪師模倣自然的「天上大風」四字奉為整部電影的主旋律，潤物細無聲，隨風潛入夜。詩意美學源於佛理，在戰爭中地面無風，天上佛祖慈悲大風吹拂，守護萬物，天人合一，本應順天命而行。片中引用英國19世紀女詩人克莉絲汀娜·羅塞蒂名詩《誰看過風》(Who has seen the wind)，由主角堀越二郎獨自朗誦、由西條八十翻譯的日文版，宮崎駿以風傳情也以風言志，令人想起中國傳統《詩經》裡的「國風」和「雅歌」，來自雅俗共賞的貴族與民間的聲響，悅耳親切。眼前一派生機勃勃的田園風景，色彩斑斕的畫布，山坡上親吻的戀人，在如畫山水中生長出愛與夢想，細水長流。都道為了一個「美」和一個「善」字，掩蓋戰爭之「惡」，可世人愛美愛善之心又何罪之有呢？無非更彰顯了世間的「醜」與「惡」。然而年長的宮崎駿畢竟是個和平主義者，他在片中傳遞出的終究還是在濁世中留得一縷天然靈氣之美，以美淑世。

為愛而生的人們

《風起了》為宮崎駿首次採用歷史人物故事為主軸的勵志作品，因故事主角堀越二郎源於真實，更具感染力。堀越二郎自東京帝國大學工學



部畢業後，進入三菱內燃機製造所（即後來的三菱重工業），在任期間經手「七試艦上戰鬥機」及「九試單座戰鬥機」等設計，而後來擔任的「零式艦上戰鬥機」設計主任則最為世人所知。女主角「里見菜穗子」的故事則以當時名小說家堀辰雄的妻子矢野綾子為模型，而命名則引用堀辰雄最後的長篇名著《菜穗子》。矢野綾子早年即罹患結核病，堀辰雄則被診斷出胸膜炎，婚後一同遷入富士見高原療養所。此後堀辰雄在病院中完成的同名原著小說《風起》。《風起

了》的魅力在於宮崎駿將生活於同時代不同故事的兩人，以靈巧溫婉的手法串聯在一起，加入追尋夢想與努力生存的主題，在改編小說成電影的手法上亦輕盈細膩，有熱血有溫度。在裊裊的歷史餘韻中，深深體驗努力生存的人們帶來的感動。

反思戰爭的意義

宮崎駿接受《朝日新聞》專訪時稱：「包括我在內，我們這代日本人，都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懷著複雜的感情，而零式戰機則是我們集體意識的象徵。日本是出於愚蠢的傲慢而發動戰爭的，在整個東亞製造麻煩，最終導致自身的毀滅。從實際交戰的歷史看，我們只能下結論說，日本軍隊根本就無能力為中途島戰役和其他重要戰役制訂正確戰略。」理解宮崎駿《風起了》的創作背景，要先從日本1923年關東大地震說起。從大正到昭和，是日本近代一段最為黑暗的歷史。宮崎駿以細膩親切的筆法傳達出大時代中追尋夢想的悲劇離合，誰說《風起了》不以「反戰」的激情吶喊為重心，就代表追求「大同和平」之心已死？從英國萊特兄弟(Wright brothers) 1903年12月17日駕駛自行研製的固定翼飛行者一號開始，再到法國飛行員埃克蘇佩里的《小王子》，天空沒有痕跡，鳥兒已飛過。人類追求飛翔的心血總被一再誤用作殺人機器，但仍無損夢想的偉大與純淨。2013年適逢關東大地震90周年紀念，當人們再次追悼亡者與緬懷歷史時，當人們經過百年仍無法忘卻南京大屠殺時，當極端的愛國主義情懷一再傷害和平與善意時，又有誰能真正體會和平主義者宮崎駿的深意？

風起了，要努力活下去

《風起了》以《詩經》一唱三嘆之美，在片中不斷強調：「風起了，要努力活下去！」的主題信息，唯美詩意。試問世間又有何人能抗拒這一絲不惹塵埃的純淨聖潔之美？答案是沒有，是連戰火也無法摧毀的生命之美。宮崎駿以《風起了》之名，再次警醒世人何謂二元思維——剛柔並濟、福禍相連、情理之辨、夢想與現實、科技與文藝、國家與個人，這思考是立體靈性的，也是年長的宮崎駿對生命的一次最美的沉思和總結，他在佛理中漸悟成一朵白蓮。

文：大秀

新戲上場

文：笑笑

《折翼小天使》暗室中成長

意大利名導貝托魯奇的作品，幾乎離不開兩個元素，性與政治。曾憑《末代皇帝》(L'ultimo imperatore) 奪奧斯卡最佳導演的他，意識大膽極端，《巴黎的最後探戈》(Ultimo tango a Parigi) 的激烈鏡頭讓人難以忘懷，「我有時真想殺了你」、「其他時候我想愛你」等對白堪稱經典，也是他對愛的理解，而他對於兩性關係的想法，在上部作品《戲夢巴黎》(The Dreamers) 裡又有了更深的演繹。

《戲夢巴黎》之後，貝托魯奇再沒新作品，直至2012年交出了《折翼小天使》。睽違九年，如果期望這個老頭子依然有突破性的性愛鏡頭的話，你可能要失望了，《折翼小天使》以少少女幽微的情感為脈絡，利用音樂、燈光，以詩意的語境道出少年青春羞澀的心境。導演在電影裡把燈光玩得出神入化。打從十四歲男孩向母親撒謊、躲在封閉的地牢裡過起與世隔絕的一段小日子起，電影的空間從開放轉移至幽閉，地牢是惟一的場景，而貝托魯奇則利用鏡頭與光線的變化，營造出千變萬化的暗室世界，即使同一個地方同一間屋子，都有不一樣的姿態、質感。

不得不說，大師還是很擅長營造醉人的氛圍，暗室裡依然光彩絢爛，但對比以前荒誕的內容設定，今次故事則顯得異常正面。男孩逃到密室，遇上突然闖入其中的同父異母姐姐，沒有預設中的亂倫、性愛戲碼，兩人度過了微妙的七天，從吵吵鬧鬧到相擁而睡，心靈慢慢打開，當中難免有點曖昧，卻在不知不覺的依賴、關心中，精神得以解放，男孩走出封閉的個人世界，女孩似乎也找到生活的動力。

非一般的青春故事，在貝托魯奇的鏡頭裡變得獨特奇情，沒有了激烈的性愛，但女孩在廁所抽插吸毒一幕依然震撼，充斥着大師一貫的談諧、嚴謹、浪漫。



流金歲月

文：沙壹

梁祝經典50年

1月初於新光戲院公演的《凌波胡錦梁山伯祝英台黃梅調經典50年》四場演唱會圓滿結束，反應之熱烈遠超預期！我開頭以為「梁祝」的熱潮只局限於台灣或其他華語地區，沒想到香港也有大量的捧場客，除了四場門票火速售罄之外，每晚的座上客都星光熠熠，包括林青霞、鍾楚紅等息影大明星，還有特首梁振英與家眷都慕名而至，可想而知凌波、胡錦以及黃梅調的號召力多麼驚人。

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是1962年邵氏出品的經典黃梅調電影，當年由演說片成名的凌波反串梁山伯，祝英台由樂蒂飾演，靜婷幕後代唱，結果在台灣掀起黃梅調熱潮，電影所有歌曲都被唱得街知巷聞，更試過有觀眾一天之內由早看到晚，直至戲院關門，仍意猶未盡。樂蒂憑該片贏得第二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，而凌波則獲頒「最佳演員特別獎」。後來當凌波親自到台灣領獎，竟吸引十多萬民眾湧上街頭爭睹「梁兄哥」的風采，讓台北瞬間變成「狂人城」，盛況至今仍為老影迷津津樂道。

2002年，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踏入40周年紀念，凌波夥拍胡錦在台北國家戲劇院公演《梁祝四十》舞台劇，誠邀電影版飾演士九和銀心的李昆和任潔演出，再次展現《梁祝》跨世紀的魅力。《梁祝四十》製作認真，而最重要的是蘊含了傳承的意味。舞台劇的開頭，特別回顧電影版的精彩片段，提醒觀眾即使樂蒂已經逝世，無法再參與演出，但是製作團隊都不會否定她的價值。而接棒樂蒂飾演祝英台的胡錦，於幕上飾演八婆或淫婦潘金蓮的形象深入人心，因此很多觀眾對她「從良」飾演祝英台的能力充滿懷疑。幸而胡錦出身於演藝世家，自幼隨母親學習京劇，因此在《哭墳》、《鐵樹開花》等唱段都盡顯功夫身段，令觀眾刮目相看。

凌波與胡錦這對「梁祝」最佳拍檔，曾經於台灣、星馬、美加、澳洲等地方巡迴演出，但在香港還是首次。上半場是胡錦的個人表演，下半場凌波才正式登場。年逾七十的她果然寶刀未老，甫出場第一句「遠山含笑」聲線洪量，引來一片熱烈的掌聲。雖然之後的故事情節都濃縮在一個小時以內，但所有《梁祝》的著名唱段全無遺漏，我甚至聽到很多觀眾都為凌波打拍子伴唱呢。遺憾的是今次屬於演唱會的表演形式，而不是像《梁祝四十》將全劇搬上舞台，確實美中不足。不過，我相信以凌波和胡錦不服老的魄力，一定會繼續把這個經典的愛情故事，年復年地傳唱下去，和觀眾攜手與梁祝再續未了緣。



影音館

Sound of Noise——噪音裡的樂韻

本周找來幾年前瑞典「怪片」《Sound of Noise》的原聲大碟來講一下吧——一位極像銀行劫匪的人在一套鼓面前裝兇作勢，手中的鼓棍卻在擺出一個V字勝利手勢！電影由兩位導演 Ola Simonsson 和 Johannes Stajarné Nilsson 合導，由2001年一段差不多概念的短片衍生出來，片名以意大利未來派作曲家Luigi Russolo的作品The Art of Noise變奏出來。《Sound of Noise》故事講述幾位激進派鼓手再加上一位女音樂家，為了進行一連串跟音樂有關跟音樂不太掛鈎的快閃行動(flashmob)選擇在城市內的不同場景進行，有銀行、手術室、辦公室等等。

何謂「不太音樂」？就是這幾位音樂人沒有用任何正規樂器，而將生活中的場地物件和人物都變成樂器，以敲擊樂為核心奏出大家耳熟能詳的作品。例如，在疑似劫銀行的狀態下以燒紙、蓋章、敲鍵盤等行為奏出爵士強人Herbie Han-

cock的電子時代作品《Rock it!》，非常搞鬼。而這行為引來出生自音樂世家卻沒音樂天份的警員Amadeus的注意(對，他的名字就是莫扎特的名曲)，誓要追捕這些狂徒。先聲聲明，電影中的快閃行為奏出的樂曲，在本原聲大碟裡卻沒有出現，專輯的音樂有一點點以聲響製成音樂的玩法，卻沒有快閃黨的搞笑畫面配合；兩位作曲家Magnus Borjesson和Fred Avril以類電子和Ambient的方法打造這張專輯。當中以Sanna's Water Music、Duelling Marimbas等樂曲，頗有日本經典組合藝能山城組的味道。

其實，快閃黨的玩法很多，在《Sound of Noise》裡這麼有控訴力

量的是一類，另一類，就是配合網絡世代要Viral力求搏得Hit Rate和Like(社交網絡facebook臉書的「讚」，即喜歡、有趣、好樣的……)，說難也不是很難，你不覺得只post一個食物的相片就能「讚」源不絕？但大規模化呢，前年的《舞出真我4》(Step Up: Revolution)裡好幾場「快閃黨」的演出，我覺得絕不比《Sound of Noise》裡的奇怪設定遜色。當中有藝術館、貨櫃站、高級食肆和商業大廈，玩法新穎隊員整齊，加上立體效果讓觀眾目不暇給。當然，這些勁爆的「視覺製作」，最大功能為掩飾故事的薄弱及演員的不濟，相比起來《Sound of Noise》的確能取得各方面平衡，值得重溫。

